



情感

夏天的时候,大女儿几次邀我去北京度夏,考虑到自己和老伴年事已高,身体一年不比一年,去年在北京我和老伴还能女儿家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,现在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,特别是老伴腿疾碍行,于是拒绝大女儿的孝心,我和老伴选择回老家静养。

天还是一如既往的热,干旱还在蔓延,玉米叶子早就焉了,瓜果蔬菜焦黄一片,连最不怕旱的芝麻也耷拉着头。记得7月31日清晨5点,乌云自西向东急速漫过星稀点点的晴空,些微细雨伴着轻轻的东北风洒向人间,洒向久旱田野,洒向早已断流的潭溪。我赶快收拾好潭溪边滴水岩下的小石潭里尚未洗好的衣物,骑上我那三十“岁”的三轮“宝马”脚踏车,到家时后背已经湿透。我晾好刚洗的衣服,趁着晨光的清爽,睡了个回笼觉。当我一觉醒来已是八点,老伴做的那散发着清香的玉米糊早已闷好,养身养眼的苦瓜、山芋瓜青翠鲜嫩。狼吞虎咽,风卷残云,洗罢碗筷,拎了把小木椅坐到门边,望着门外马路上密集的雨花和腾起的水雾,我舒心地笑了。

“老头子!老聋子!发什么呆呀,今天下雨凉凉的,快去楼上捡扫扫,拿个拖把、拎桶门外接的清水、带块抹布……”老伴的呵斥声使我回过神来,夫人之命哪敢不从?照着她的吩咐提起水桶拿着抹布扫帚,沿着扶梯拾级而上,两年未登楼上,眼前果然一片狼藉,三个大外孙的书籍,日用衣物,自用的破衣旧被,斑驳的桌椅凳床,烂帘锈锁……无从下手。

夏日散记

徐祥云

我好不容易弯下老腰,从大外孙北边房间开始,掀开覆盖着的塑料布,由于高温熏灼,塑料布已经粉化,一粘手便尘粉飞扬、呛得我咳嗽不止,洒些清水,拂去尘埃,轻扫慢抹,细心整理。细细深处见真情,大外孙在我家住的时间最长,也传承了外婆勤俭之风,小时候的小衣小鞋,读书用的文具用具,还有一台防暑的小迷你台扇用几层塑料纸包着,足见其思维缜密,做事用心,书本也分大、中、小学分别摆放,抽屉里的文具也分门别类存储着,衣橱里四季衣物一目了然……我可爱的大宝!你曾经住过的小窝承载着外公外婆多少甜甜的回忆。

收拾完大外孙房间,向南再去清理小外孙的书房。一张单人书桌,一排书架,桌前的台灯文具历历在目,各种书本文具满满当当,宛如小宝在枞阳读初中、浮山读高中伏案疾书的背影模样。时间过得真快,一转眼离家上大学两年多了,外公仿佛看到了小宝的稚嫩青涩和成长。

二外孙的书带回的不算多,大概一蛇皮袋吧,多是浮山高中课本,还有两本:《水浒传》和《红楼梦》。可惜你的外公眼睛看不清了,所以学习要趁早,还有大学读本《经济学基础》,涉及的知识是每一个人须知的,如《合同法》《劳动法》等等。

整理三个外孙的书籍用品使我感慨良多,孙辈们大了,我辈老了,人生苦短,转眼百年。长江后浪推前浪,世上新人赶旧人!两天的好雨停了,世间万物又呈一片生机,树上的知了又在尽情地鸣唱着,潭溪的水又清彻见底了,她清如酒、明如镜、缓缓东流、入沙河、再入长江、再归大海。

“绿野仙踪”

刘宏江

听说“西溪南”这个地名,不过是近两年的事。爱好摄影的朋友发来一组西溪南风光大片,就轻而易举地把我的心给俘虏了。接下来,一场说走就走的高铁旅行,半日之内就让我置身黄山南麓、丰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村。丰乐河,又名丰溪,是徽州母亲河新安江上游的一条支流。山环水绕的西溪南,就静卧于丰溪南岸。老屋古树,小桥流水,宁静淳朴,被誉为皖南最后的“绿野仙踪”,也被外来游客亲切地称为“西西里秘境”。

西溪南,深处皖南徽州腹地,自然和人文之美兼具。这里,枕山临水,风景独秀,历史积淀丰厚,是徽商和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。鼎盛时,村庄达到“千灶万丁”之规模,并涌现出许多富商巨贾,曾被称为“歙邑首富”。徽商“贾而好儒”,崇文重学,十户之村,不废诵读。小小一方天地,人才辈出,先后走出徽州最早一位状元和46位进士,也因此被称为“进士第一村”。徜徉于西溪南的老街旧巷,如同走进一座古色古香的徽派建筑艺术博物馆。村中古迹甚多,至今仍保存元明时期古建筑十多处,清代民居古宅一百多幢。其中,尤以村中心的老屋阁、绿绕亭最负盛名,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誉为“徽派建筑的鼻祖”。这里,还曾是中国古典私家园林的荟萃之地。散布于村中的果园、野径园、钓雪园等明清私家园林遗迹,依稀可见当年的风雅。拐过一道街巷,不经意间,就能遇见一株千年银杏、百年桂花的幽幽绿影。

历史上的西溪南,一向是文人雅士的钟爱之地,充满浓郁的文艺气息。明代江南才子祝枝山,年少时期客居西溪南的舅公家,并根据这里“丰溪八景”的意境,各赋诗一首。明末清初的大画家石涛逗留西溪南期间,以祝枝山“八景诗”作《溪南八景图》画册。“新安画派”代表人物渐江,在他的《江山无尽图》长卷中,描绘过自己眷恋的丰溪风景,并题下“独是丰溪可瞻恋,呵冰貌影墨零星”的佳句。唐寅、董其昌、陈继儒、黄钺、梅清、黄宾虹等

众多艺术大家,都曾流连于此,并留下传世之作。明末书画鉴藏大家、余清斋主人吴廷,出生于西溪南盐商世家,博古善书,藏晋唐名迹甚富。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、王献之《中秋帖》、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、黄筌《写生珍禽图》等古代书画珍迹,都曾被收藏于此。笔墨千秋事,诗文百代传。很长时期,这里都是令人仰视的江南艺术收藏重镇。

丰溪两岸,绿树环抱,碧草如茵,环境极清幽静谧。高大茂密的枫杨树绵延数里,浓荫遮天蔽日,倒映水底,形成一片天然枫杨林生态湿地景观。踏过丰溪河上的板凳桥、石墩桥,进入幽暗的枫杨林湿地,恍惚走进空灵神秘的梦幻之境。

我没有随其他游客乘坐观光竹筏在清澈见底、水草摇曳的丰溪畅游,而是沿水气缥缈的溪岸缓缓而行,然后静静地坐于绿荫掩映的溪畔桥头发一阵呆。呼吸清凉湿润的空气,聆听潺潺流水和悦耳鸟鸣,顿觉心肺如洗,神清气爽。

窃以为,这西溪南的“绿”和“野”,有着超乎寻常的治愈功能,不仅安神养目、舒心解压、平复现代人一颗躁动的灵魂,还可捕捉到古徽州最本真的诗梦家园。真渴望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这里住上几日,什么也不去做,什么也不用想,屏蔽尘世的那些喧嚣烦扰,于眼波流转间感受岁月静好。

沿溪而建的溪边街,粉墙黛瓦的徽式民居鳞次栉比。沿街多是售卖当地土特产、文创产品的小小店面。光洁的青石板街道上,树荫婆娑,水影斑驳。三三两两的游人,不紧不慢地走在街上,尽情消磨余暇时光。

森林、溪流、小桥、农舍,构成一幅灵动秀逸、充满田园野趣的天然画卷。西溪南,不仅是一座原汁原味原生态古村落,而且留下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。更值得称道的是,这里至今尚未受到过度商业化的侵扰,也没有门票收费一说。游人沿着村外阡陌小路,踏过溪上的古桥,可自由无拘地随意进出。

风土

防虎露水集

徐启玖

防虎街道依偎在防虎山脚下,防虎山似乎没变,峰形、潜南干渠的水纹,以及山体上的“鹅蛋坎”,还是二十多年前我在此教书时的模样。只是当年潮涌般的赶集人气,已悄悄蒸发。老街还是那道不足一里的缓坡,两百来户人家,山连山,门对门。只是人迹寥寥,关门闭户,没了当年“乡下最繁华地带”的喧腾,唯有农历双日,还洋溢着一场鲜活的露水集生机。

我记得那时的凌晨,露水凝在鹅卵石铺就的街上,走在上面,凉气能透到布鞋里的脚指头。十里八乡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,卖柴禾的,嘴里哈出白气;卖鸡鸭鹅的,周身泛着粪腥;穿着胶鞋,挎着竹篓,泥鳅黄鳝窸窣窸窣地躁动;牵牛犊的,牛犊哞哞叫,赶猪仔的,猪仔哼唧唧……似一场优美的晨曲,在山林间荡开。

最先唤醒街市的,是邢记铁匠铺的叮当声。风箱呼哧的喘息,吐出半尺高的炉火,舔着铁砧,映得满屋亮堂。烧红的镰刀往水里一淬,滋啦一声,一股白气冲向渐温的街心。北头的老解头,像条泥鳅,在人缝里穿梭。打补丁的长袍,下摆氤氲着露水,湿湿的沉。腰间锃亮的秤杆,肘里挂着秤砣,红绸坠儿被露水沾得湿淋淋的。蓬头散发的小女儿拽着他后襟搭扣,要狮子头吃。他从口袋里摸一块锅巴塞给她时,眼睛却瞟向树林,有人私自交易,得防着点,怕漏了称秤的费用。

中街的程屠夫,敞着马甲,汗珠滴进护心毛,案板上的猪肉散发着腥味。地上的脚印踩得湿润润的。“熬着!稻子出来再说。”中年汉子接过稻草扎的亲家“彩礼肉”,脸上的褶子舒展开了。街南头的石师傅豆腐摊一晃眼就空了。“怎么不多做点?孙子要吃。”戴着白草帽的农妇望着光板,叹气道。“大姐,鸡叫头遍我就起了,磨得胳膊都抽筋。”“下集留两斤,别忘啦。”叶大伯捏着耳挖子,眯着眼,正在给躺在椅子上的赵老倔头掏耳朵,旁边站着个胡子拉碴的年轻人,急得直跺脚:“太阳快晒干露水了,我要回家收麦子”……

这些熟悉而又温暖的场景,就像电影画面一样,一闭上眼,就在眼前闪现。

当山风卷着晨雾拂到面颊时,我打了个激灵,突然从记忆中回过神来。我顺着光滑的鹅卵石街面走,三三两两的人,露水鞋印还有,只是没了当年的温热,凉得有些单薄。邢记铁匠铺的门半开着,有气无力的样子。风箱落了层厚厚的灰尘,久置的铁砧上凝结着一层褐红色的斑。墙角上挂着三把镰刀,已锈迹斑斑,也不知主人是谁。守铺子是老铁匠的儿子,正在后院焊接不锈钢门窗。“现在都机械化了,割镰早淘汰啦,改行做不锈钢生意了。”焊枪的蓝光一闪,惊了树上的麻雀,扑棱棱地飞,落下了几滴露水,钻入衣领,冰凉冰凉的。

老解头已作古。门口外立着一个显眼的玻璃柜台,柜里是刚蒸好的狮子头,还温热着。卖货的姑娘梳着顺溜的马尾,就是当年喊着要吃狮子头的女儿。我教过她,走多远就送来两个给我吃。咬一口,筋道而香甜,微辣又爽口,和记忆里的滋味分毫不差。临走我买了两大盒,拎在手里。中街的肉铺换了主,程屠夫的儿媳正低头刷着手机,案板擦得干净,不见半点血腥。她见我摩挲墙上挂着的稻草绳,笑着扯下一段,给我系紧刚买的两盒狮子头。她也认识我,她丈夫是我学生,结婚时,我喝过他们的喜酒。她说,公公老了,不再杀猪,传给儿子了。没见到当年卖豆腐的石师傅,不知他现在是否安好。路过叶大伯家门口,理发铺门落了锁,旁边有人说,几年前,老夫妻俩就去世了,孩子们把门面出租了。街口拐弯处的老槐树下,几个老人围坐在一起,指指点点着正在山下如火如荼建设的安置点,旁边盛开着一簇簇野菊花,鲜艳而灵动,风一吹,花上的露水像珍珠一样,洒落在地。

我往回走,怀里揣着草绳捆的两盒狮子头,脑子里想着所遇所见,内心五味杂陈。